

歐陽修詩選

施培毅
選註



2 038 8178 1

歐陽修詩選

施培毅選注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82年合肥

书名题签：刘夜烽
责任编辑：曾德方
封面设计：龚艺岚

欧阳修诗选

施培毅 选注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5 插页：2 字数：196,000

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2·937 定价：0.80元

前 言

这部书稿，总算交卷了。有些应该交待的话在注释里不可能说到，在这里说一下。

—

我所使用的《欧阳文忠全集》，是所谓的《四部备要》本，“上海中华书局据乾隆丙寅祠堂本校”，无出版时间，线装，共二十册，上下两函，包括《居士集》、《外集》、《易童子问》、《外制集》、《内制集》、《表奏书启四六集》、《奏议集》、《杂著述》、《集古录跋尾》、《书简》、《附录》十一种，共一百五十八卷。本书所选诗篇，全部出于《居士集》和《外集》；限于条件（主要是借书难），未据其他版本校勘过。

在着手选注之前，给自己定了一个“方针”：要通过这个选本，大致上反映出欧阳修的一生，和欧诗的思想、艺术特点。据此，“诗选”不能照抄《居士集》、《外集》的编次，必须打乱合编，以欧阳修当初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；因此每一篇的注释，都要尽可能地注明其写作的时间、背景和涉及的人事。

这是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。因为我所使用的版本是无注的；个人见过的其他版本也无注；请教几位博识的同志，都

说没有见过有注的版本。因此，也就乐得不去求告借阅其他版本了。曾经参考各种宋诗选本，结果发现，它们所选的欧诗，加起来还不到二十首；而且注释多有明显的错误。如一种选本把在滁州作的《啼鸟》说成“在夷陵作”，一种选本把在夷陵作的《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》说成“在颍州作”，一种选本说颍州西湖“在安徽太和”，……显然，解决这道难题，没有什么捷径可走，只有用笨办法了，那就是主要地依靠通读“全集”，从欧阳修的全部诗文书信中寻找依据，同时参照权威性较高的史书、北宋其他人的文集，以及力能搜集到的一些诗话、笔记。这样，工作量就大大地超过了预先所能设想的程度。为了按期交稿，整个炎夏，不得不埋头于故纸堆中。可谓苦矣！但是，尽管如此地舍得汗水，有十余篇还是只能确定一个大概时间；其他各篇时间的判断，也不能保证无错。这是期待着读者批评指正的。

二

从这个选本看欧阳修，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？

三十九岁(庆历五年)以前：意气风发，豪情满怀，以天下为己任，立志改革时弊，富国利民；受过一次贬谪；参加过“庆历新政”的改革运动，是“新政”领袖范仲淹的积极追随者之一。与此同时，在著作事业上文采风流，出人头地；二十多岁即已成名，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文人，反对“崑体诗”，倡导“古文”运动，很快被公认为文坛领袖。

三十九岁以后：因“新政”夭折，开始第二次贬谪生活，一贬将近十年。长期的放逐，思想上开始萌发了消极的因素；

但主导倾向仍是对“新政”失败不甘心，老骥伏枥，壮怀未已，总是期待着“圣君”回心转意，重新起用，俾再展宏图。在著作事业上这是一个丰收的时期，许多著名的散文和部分史学著作即写于此时；诗歌创作也趋于成熟，具有个人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的诗篇，大都诞生在这个时期。

四十八岁(至和元年)到六十一岁(治平四年)：他被重新起用了，可是再展宏图的幻想却一天天地破灭了；思想苦闷，心情矛盾，一方面念念不忘于“报国”，一方面又梦魂缭绕地想“归颖”；而实际上是“报国”无方，“归颖”也无期。“黄犬可为戒，白云当自由。无将一抔土，欲塞九河流”——《试笔》这首诗，可以作为他这一时期精神状态的一个“小结”。诗歌创作，基本上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反映。

六十一岁到六十五岁：年已垂暮，又来了最后一次打击；“报国”的幻想，彻底破灭，“归颖”的决心，不再动摇。十多次上章恳辞，终于如愿。这一时期所写的诗歌如《再至汝阴三绝》、《戏书示黎教授》、《晓发齐州道中》和《忆焦陂》等，都说明这位官荣位显的老人，虽然仍在官身，早已神游家园了。

六十五岁到六十六岁(熙宁五年)：从尔虞我诈的官场，回到颍州西湖，好象从一片肮脏的泥沼，来到了一块干净的乐土。“肥鱼美酒偏宜老，明月清风不要钱”，人们正期望他优游自娱，颐养天年，为后世更多地留下一些优美的散文和诗歌；可惜只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，这位一代文豪就遽然长逝了。

以上就是这个选本为欧阳修的一生勾勒出的一个大致的轮廓。这是否反映了欧阳修的本来面貌呢？正如任何不高明的

画家所画的人物肖像，都会把自己的主观色彩涂抹上去一样，这个选本里的欧阳修，自然是我主观认识的欧阳修；认识是否正确，我自己是无法评论的。

三

这个选本没有能够反映出欧阳修晚年的两件大事。

一件事，可以称之为“濮议的风波”。简单地说：就是英宗赵曙登位以后，想“尊崇”他的生父濮安懿王，于是牵涉到一个称呼问题：一部分大臣以欧阳修为首，认为既是生身之父，毫无疑问应该称“父”、称“皇考”；一部分大臣则认为，赵曙已过继给仁宗做儿子，只有对仁宗才能称“父”称“考”，对濮王只能称“皇伯”……双方争论不下，形成两派，都认为自己一方在维护正统的封建礼教。结果，欧阳修的一派占了上风。为此，一些言官指欧阳修为奸邪，闹着要集体辞职。在我看来，这场争吵的幕后，很可能是皇室内部肮脏的权力斗争，卷入这场斗争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可是欧阳修却重视得很，专门编了一个小册子，叫做《濮议》（“全集”卷一二〇），立此存照，证明别人不对，而自己是正确的。从这件事，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头脑中的封建糟粕。他为人刚直，但是他所振振有词加以维护的东西，不一定都是值得维护的。我们对他的诗歌创作（当然也包括其他著作），也应该这样看。并非都是精华。这个选本，虽然尽可能地避免将糟粕选入，但也不是每一篇都堪称佳作，更不是每一篇的思想内容都正确无误。

另一件事，就是所谓“反对青苗法”了。我在《明妃曲和王介甫作》一诗的注释中，在介绍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关系

时，略为提到对此事的看法。这里想多说几句。不知怎么搞的，这件事似乎成了欧阳修个人履历表上的一个“污点”，好象是一次“路线性错误”，已经洗刷不掉了。现代的不少历史著作和文学史著作，都指责欧阳修晚年成了“保守派”，“反对王安石变法”。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，最起码是对古人的苛求。第一，事情发生在欧阳修退休的前两年，即熙宁三年，时在青州任上。欧阳修发现青苗法存在一些问题，于是连上两道奏札，建议停止实行或者加以改良（见“全集”卷一四四）。且不说他的意见有没有可取的地方，事实是，除此以外，他再无其他“反对变法”的言论了。这和对王安石每一项变法措施都攻击得不遗余力的司马光、文彦博、韩琦、富弼等比较，显然是大不一样的。第二，在此后不久的《辞宣徽使判太原府札子》（第六道）中，欧阳修自承“不通时务”，“独思守拙”，“苟欲循常”，等于检讨了不久前反对青苗法的错误。难道会有这样坦率地反省自己、勇于自责的保守分子么？第三，这是更重要的：时隔不久，他就退休了；退休前后更无片言只语涉及变法。和那些终生仇视变法、退休回家还喋喋不休地辱骂王安石的人，显然又是不可一例视之的。所以，说欧阳修晚年思想消沉则有之，说他成为反对变法的保守分子就过分了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实事求是地说，欧阳修由勇于改革，到消极悲观，他的政治生涯可谓虎头蛇尾，有始无终。这固然暴露了他的思想弱点，也和历史的局限有关。他不能不看皇帝的眼色行事。在那个时代，没有皇帝的支持，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的。宋仁宗庆历三年，忽发奇想，要有所振兴了，于是就有了“庆历新政”；“新政”一得罪权贵势力，宋仁宗动摇，于是“新政”

就夭折。嘉祐中，宋仁宗沉湎于声色，搞得连话都不能说了，那里还会再有什么改革的念头？欧阳修再展宏图的主观愿望，不可能不彻底破灭！其实，王安石的政治生涯与他也差不了多少。熙宁三年，宋神宗有意改革，用王安石为宰相，开始变法。熙宁七年，在保守势力的激烈攻击下，宋神宗动摇，王安石下台。过了一年，宋神宗想到王安石的好处，又请王安石当宰相。熙宁九年宋神宗又动摇，王安石再下台。之后不到十年，王安石就抑郁而亡，新法也相继被废。当然，北宋两次变法的失败，更深刻的原因，还在于那个社会所固有的矛盾。这里就不去展开论述了。

四

欧阳修的诗历来不太被人重视。据说，还在南宋的时候，有人注过他的诗，但这个注释本早已失传。此后，除了有些选本选录他几首诗以外，再没有人把他的诗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和介绍了。我想这原因，可能在两个方面：

一方面可能是欧阳修在散文创作上的重大成就，掩盖了诗歌创作的成就。后世所称的唐宋散文八大家，宋占其六，欧阳修在六人中间，不仅年龄居长，成就也居首位。金、元、明、清，以至近代，学古文的人，无不受过他的影响。这就使很多的人只知有《醉翁亭记》、《丰乐亭记》、《秋声赋》、《祭石曼卿文》等，不知他还有不少写得很美的抒情诗，只知有《与高司谏书》、《朋党论》等，不知他还有不少写得很好的政治诗。

另一方面，后人对宋诗的过分贬低可能也起了作用。贬低宋诗，从南宋就开始了，到明、清，有些人公然认为“诗

坏于宋”。明人胡应麟说：“宋人学杜得其骨不得其肉，得其气不得其韵，得其意不得其象；至声与色并亡之矣。”这段话很玄，无非是说，宋人不但没有继承好唐诗，而且走歪了路子，搞得不象唐诗的样子了。他对欧阳修的诗是瞧不起的，认为“欧学韩(愈)……用力愈多，去道愈远”。他所说的“道”，大概所指也就是“唐诗的样子”。近代人对宋诗也是贬多于褒。有一部讲中国诗发展史的巨著，讲到宋代，只提宋词而不及宋诗，好象宋诗已成为异物，只有宋词来继承唐诗了。多数论者的意见，认为宋诗与唐诗比，缺乏诗味；甚至说它味同嚼蜡。这些意见，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宋诗(当然包括欧诗)的观感和注意。

究竟怎样评价宋诗才算适当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值得研究，但不是这篇前言所能承担的。这里不妨表示我的态度：我不赞成一概而论。对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，以至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，还是持具体分析的态度为好。

苏轼说过，欧阳修的“诗赋似李白”；这是过誉之词。在欧阳修的诗里，李白的影响是有的。但欧诗的成就显然还不能和李白并论，而且从总体上看，李诗奇丽，欧诗清淡，两人之间，相似之处太少。然而要说欧阳修的诗还不如韩愈，说他学韩愈反而学坏了，这就不公道了。欧阳修在其《诗话》中说过：“退之笔力，无施不可”；又说韩诗叙情咏物，“曲尽其妙”，且“工于用韵”。可见他确实崇拜韩愈的诗，他的诗学韩的痕迹，比学李更明显。但是，他的诗也有与韩愈的大不同处，这就是韩诗好为古奥，而欧诗务趋平易。这正是他学韩愈而超过韩愈的地方。南宋人叶梦得对欧诗是既有批评也有表扬的，他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欧公诗始

矫崑体，专以气格为主，故其诗多平易疏畅”（《石林诗话》）。这是很确当的见解。欧诗的风格，是在与“西崑体”的形式主义诗风作斗争中形成的。为了矫正“西崑体”的矫揉造作，浮华堆砌，他不能不反其道而行之。这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：平易。他的诗，常常是随心所欲，信笔所之，象一个人在“闲庭信步”一样。试以《飞盖桥玩月》为例：一个大热天的晚上：天是清的，水是澄的，中间挂着一面寒镜似的月亮，天水月互相辉映，眼前的一切都鲜灵宜人；自己忙了一天，正热得发昏，于是解衣跳下水去，又游泳，又唱歌……他就是把自己这段小小的经历和感受信笔写了下来。这样的平淡无华，却把读者也带到那个美好的夜晚中去了。平易，用词造句当然要明白晓畅；欧阳修是很注意这一点的，他很少用典，诗句一般都很易懂。但平易风格的形成，单靠这一点还不够，甚至主要地不是靠这一点。我想，生活中恐怕本来就有一种可以称之为“平易美”的情和景，欧阳修的诗，是善于捕捉和表现这种情景的。欧诗平易风格的主要因素正在于此。在这个选本里，这一类的例子，可谓随手可取，留待读者自己去欣赏吧。

除了平易，欧阳修的诗还有一个特色：率真。欧阳修性直，这种性格反映到诗作中，写情常常是直抒胸臆，毫无保留。《绿竹堂独饮》是为悼念早死的第一位妻子胥氏而作，他把自己的哀伤和盘托出，简直是痛哭出声，且哭且诉；丝毫不象前人的“悼亡诗”，常常要借助各种隐喻，含蓄地表达悼念之情。哀悼爱女欧阳师早殇的两首诗，也是如此。《读书》是他陷入苦闷以后的自我解剖之作，据我的记忆，象他那样直率地反省自己，在古人的诗作中是很少见的。其他如

《重读徂徕集》表现的激愤和不平，《食糟民》表现的爱民和自责，《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、无逸》表现的师生情谊，几首写给梅圣俞的诗表现的真挚友谊，以及大部分所谓的“思颖诗”，都写得毫无虚饰，真切感人。

再就是所谓“以文为诗，好发议论”了。这包含着两层意思。一层意思是象写散文那样地写诗；确实如此，欧诗中有不少就是押韵的“散文”。这类诗受到声律的限制，同类题材，有时还不如直接诉诸散文的形式。例如《题滁州醉翁亭》的文学价值，就不如《醉翁亭记》。但有人认为以文为诗就根本写不出好诗来，未免过甚其词。前面所举的《飞盖桥玩月》，说它就是押韵的“散文”并无不可，但却是一首好诗。我想，在艺术的百花园里，各种形态和色彩的花朵，都不应该嫌弃。这种“以文为诗”的诗，是会继续开放，找到自己的欣赏者的。另一层意思是好在诗中发议论；有人认为这不是诗，“既然要发议论，何不去写论文！”这类批评，也失之于偏颇。用今天的术语，发议论的诗，可以是一种“政治抒情诗”，自有它存在的价值。这种发议论的嗜好，并不是欧阳修带的头，在唐诗人中就很流行了。从唐到近代，尽管老是有人说它“不是诗”，有些诗人仍然乐此不疲。这就证明，它是有生命力的。我觉得，问题在于：所发议论应该有现实意义，而且在议论之中必须溶进作者的激情；这样才能成为诗。这里选录的《答杨辟喜雨长句》、《水谷夜行寄子美、圣俞》、《重读徂徕集》、《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》等篇，基本上符合上述要求。因此，它们还是可以戴上“诗”这顶桂冠的。至于那些讲经卫道的陈腐议论，当然不是诗，而且是对诗的败坏。欧阳修的诗作里并不是没

有这类糟粕，我们理所当然地弃而不顾了。

但是，任何事情搞得过头，都会走向反面。由于过分追求平直，欧诗在手法上多用“赋”，而少用“比”、“兴”。这样，有些题材就很难写得含蓄、隽永，耐人寻味。这是欧诗最常见的弱点。

五

我搞这个选本，完全是鲁莽从事。一九七九年我初到阜阳工作，对阜阳的历史很感兴趣，听说欧阳修在阜阳做过官，于是在业余时间阅读了欧阳修的诗文。一九八〇年夏，应约给《江淮论坛》写了一篇《欧阳修的“颍州诗词”》，目的是想引起文物工作部门，对阜阳的欧阳修遗迹给以重视，根本没有想到还要搞这个选本。可是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却根据《江淮论坛》上发表的这篇文章（见本书附录二），找我约稿了。去冬我在中央党校学习，曾德方同志竟追到北京去找我订约。正是编辑同志的这股热情，使我不再犹豫，忘记了自己的浅薄，不自量地接下了这个任务。从那时起，我每天晚上的业余时间，几乎都交给这件力不从心的工作了。所以，这个选本现在终于能够和读者见面，首先就要感谢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对我的信任和鼓励；其次要感谢我的工作单位——中共阜阳地委的大力支持；最后还要感谢几位朋友——褚水敖、吕式毅、邹保龙等同志，在酷热的盛夏，帮助我查找资料，解决难题。

施培毅

一九八一年八月

目 录

前言	1
猛虎	11
游龙门分题(选五首)	13
秋郊晓行	16
嵩山(选四首)	17
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僚友	20
绿竹堂独饮	22
书怀感事寄梅圣俞	26
送张屯田归洛歌	31
初出真州泛大江作	33
江行赠雁	35
晚泊岳阳	36
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	37
代赠田文初	40
戏答元珍	41
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	42
古瓦砚	43
答杨辟喜雨长句	44
鱼	47
月	48

滑州归雁亭·····	49
送慧勤归余杭·····	50
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·····	53
班班林间鸠寄内·····	57
白发丧女师作·····	62
哭女师·····	63
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河闻雁·····	64
自勉·····	65
书王元之画像侧·····	66
永阳大雪·····	67
啼鸟·····	68
游琅琊山·····	70
琅琊山六题·····	71
归云洞·····	71
琅琊溪·····	71
石屏路·····	71
斑春亭·····	71
庶子泉·····	72
惠觉方丈·····	72
石篆诗(并序)·····	74
题滁州醉翁亭·····	76
幽谷晚饮·····	77
大热二首·····	79
重读徂徕集·····	81
谢判官幽谷种花·····	85
画眉鸟·····	86

田 家	87
寄题宜城县射亭	88
幽谷泉	89
丰乐亭游春三首	90
百子坑赛龙	91
新霜二首	93
怀嵩楼新开南轩与群僚小饮	95
沧浪亭	96
宝 剑	99
菱溪大石	101
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	103
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、无逸	105
拜 勅	108
别 滁	110
答谢判官独游幽谷见寄	111
赠歌者	112
初至颍州西湖，种瑞莲黄杨，寄淮南转运吕度支、发运 许主客	113
祈雨晓过湖上	115
喜 雨	116
聚星堂前紫薇花	117
三桥诗	119
宜 远	119
飞 盖	119
望 佳	119
答通判吕太傅	121

西湖戏作示同游者	123
伏日赠徐焦二生	124
飞盖桥玩月	127
答原父	129
读梅氏诗有感示徐生	132
寄生槐	134
竹间亭	136
酬孙延仲龙图	138
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	139
虫 鸣	143
鸚鵡螺	144
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韵得丰字	146
雪(时在颍州作;玉、月、梨、梅、练、絮、白、舞、鹤、鹤、银 等事,皆请勿用).....	148
雪 晴	152
眼有黑花戏书自遣	153
答吕公著见赠	154
思二亭送光禄谢寺丞归滁阳	157
西湖泛舟呈运使学士张揆	158
酬张器判官泛溪	159
送谢中舍	160
送焦千之秀才	161
寄圣俞	163
依韵答杜相公宠示之作	166
答杜相公宠示去思堂诗	167
庐山高,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.....	168